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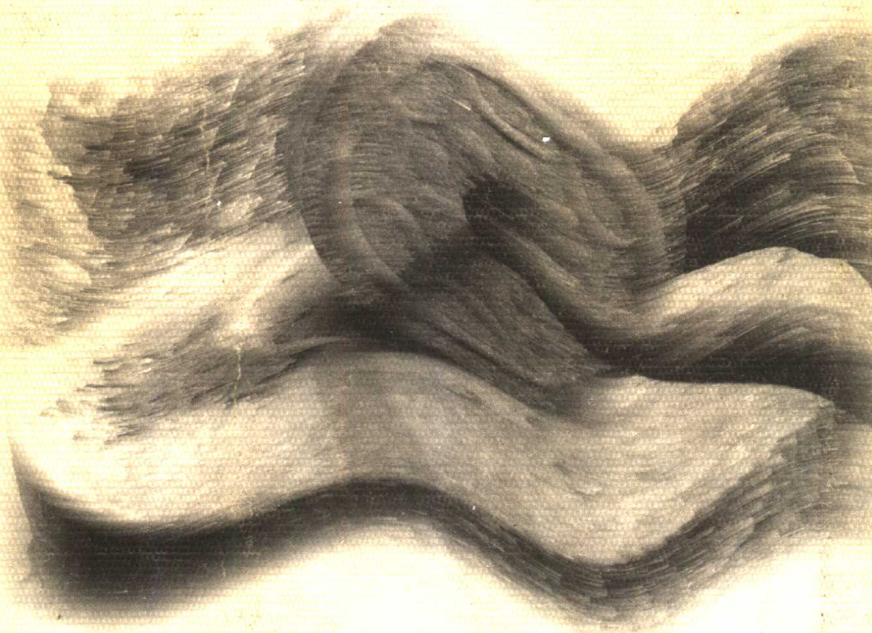


刘亮程著

风中的猫们



风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最后一只猫，天边大火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刘亮程著

风中的院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中的院门/刘亮程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3 重印

ISBN 7-5321-2181-X

I. 风…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072 号

责任编辑:鲁 刚

封面设计:王志伟

风中的院门

刘亮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87,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13,500 册

ISBN 7-5321-2181-X/I·1764 定价:2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431136



刘亮程，1962年生。新疆沙湾县人。在一个靠近沙漠的村子里长大。种过地，当过乡农机管理员，劳动之余写点文字。几乎所有文字都在写自己生活多年的一个村子。

著有诗集《另一只眼睛》、《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人畜共居的村庄》（台湾版）。

目 录

第一辑 风中的院门

1. 风中的院门	2
2. 炊烟是村庄的根	3
3. 鸟叫	6
4. 捉迷藏	13
5. 风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	22
6. 天边大火	25
7. 谁的影子	29
8. 那时候的阳光和风	32
9. 共同的家	35
10. 两条狗	40
11. 永远一样的黄昏	43
12. 最后一只猫	45
13. 追狗	49
14. 两窝蚂蚁	52
15. 我的树	58
16. 树会记住许多事	61
17. 我认识那根木头	66
18. 老根底子	71

目 录

19. 一个长梦	74
20. 老皇渠村的地窝子	81
21. 春天多远	88
22. 高处	94
23. 谁惊扰了我	96
24. 我受的教育	98
25. 一只虫子的死	100
26. 韩老二的死	108
27. 村庄的头	114
28. 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	116
29. 偷苞谷的贼	124
30. 空气中多了一个人的呼吸	134
31. 一场叫刘二的风	137

第二辑 我的村庄

1. 人畜共居的村庄	140
2. 狗这一辈子	143
3. 我改变的事物	146
4. 住多久才算是家	150

目 录

5. 通驴性的人	157
6. 逃跑的马	163
7. 与虫共眠	170
8. 冯四	173
9. 剩下的事情	182
10. 黄沙梁	206
11. 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	218
12. 干点错事	221
13. 别人的村庄	224
14. 寒风吹彻	233
15. 沉沉牛哞	240
16. 野地上的麦子	244
17. 写黄沙梁的一组诗	254

第三辑 永远的黄沙梁

1. 只有故土	262
2. 一个人回来	264
3. 走近黄沙梁	270
4. 扔掉的路	273

目 录

5. 有人死了	275
6. 房子的主人回来了	282
7. 一顿晚饭	290
8. 好多树	294
9. 留下这个村庄	298
10. 只剩下风	303
11. 闭着眼睛走路	306
12. 父亲	311
13. 木匠	314
14. 坑洼地	318
15. 一堵土墙	321
16. 户口	326
17. 狗全挣死了	329
18. 两个村子	333
19. 清点人数	337
20. 一村懒人	341
21. 成长	346
22. 大树根	349
23. 那些鸟会认人	355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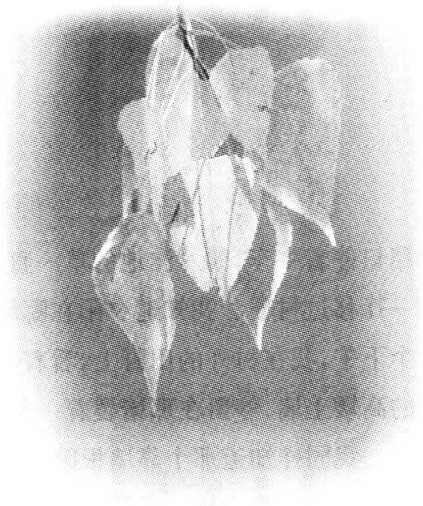
24. 坡上的村子	358
25. 我们家的一段路	362
26. 远远的敲门声	368
27. 家园荒芜	379
28. 柴禾	392
29. 我的死	396
30. 谁喊住我	402
31. 今生今世的证据	404
32. 我挡住了什么	407
33. 最后时光	410

对一个村庄的认识(代跋)

——答青年诗人北野问	413
------------	-----

第一辑

风中的院门



1. 风中的院门

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哪片洼地的草一直没有人割。黄昏时夕阳一掬一掬移过村子。我知道夕阳在哪堵墙上照的时间最长。多少个下午，我在村外的田野上，看着夕阳很快地滑过一排排平整的高矮土墙，停留在那堵裂着一条斜缝、泥皮脱落的高大土墙上。我同样知道那个靠墙根晒太阳的老人她弥留世间的漫长时光。她是我奶奶。天黑前她总在那个墙根等我，她担心我走丢了，认不得黑路。可我早就知道天从哪片地里开始黑起，夜晚哪颗星下面稍亮一些，天黑透后最黑的那一片就是村子。再晚我也能回到家里。我知道那扇院门虚掩着，刮风时院门一开一合，我站在门外，等风把门刮开。我一进去，风又很快把院门关住。

2. 炊烟是村庄的根

当时在刮东风，我们家榆树上的一片叶子，和李家杨树上一片叶子，在空中遇到一起，脸贴脸，背碰背，像一对恋人和兄弟，在风中欢舞着朝远处飞走了。它们不知道我父亲和李家有仇。它们快乐地飘过我的头顶时，离我只有一米多高，我手中有根树条就能打落它们。可我没有。它们离开树离开村子满世界转去了。我站在房顶，看着满天空的东西向东飘移，又一个秋天了，我的头愣愣的，没有另一颗头在空中与它遇到一起。

如果大清早刮东风，那时空气潮湿，炊烟贴着房顶朝西飘。清早柴禾也潮潮的，冒出的烟又黑又稠。

在沙沟沿新户人家那边，张天家的一溜黑烟最先飘出村

子,接着王志和家一股黄烟飘出村子(烧碱蒿子冒黄烟,烧麦草和苞谷杆冒黑烟,烧红柳冒紫烟、梭梭柴冒青烟、榆树枝冒蓝烟……村庄上头通常冒七种颜色的烟)。

老户人家这边,先是韩三家、韩老二家、张桩家、邱老二家的炊烟一挨排出了村子。路东边,我们家的炊烟在后面,慢慢追上韩三家的炊烟,韩元国家的炊烟慢慢追上邱老二家的炊烟。冯七家的炊烟慢慢追上张桩家炊烟。

我们家烟囱和韩三家烟囱错开了几米,两股烟很少相汇在一起,总是并排儿各走各的,飘再远也互不理识。韩元国和邱老二两家的烟囱对个正直,刮正风时不是邱老二家的烟飘过马路追上韩元国家的烟,就是韩元国家的烟越过马路追上邱老二家的烟,两股烟死死缠在一起,扭成一股绳朝远处飘。

早先两家好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你看这两家好得连炊烟都缠抱在一起。后来两家有了矛盾,炊烟仍旧缠抱在一起。韩元国是个火爆脾气,他不允许自家的孩子和邱老二家的孩子一起玩,更不愿意自家的炊烟与仇家的纠缠在一起,他看着不舒服,就把后墙上的烟囱捣了,挪到了前墙上。再后来,我们家搬走的前两年,那两家又好得不得了了,这家做了好饭隔着路喊那家过来吃,那家有好吃的也给这家端过去,连两家的孩子间都按大小叫哥叫弟,只是那两股子炊烟,再走不到一起了。

如果刮一阵乱风,全村的炊烟会像一头乱发绞缠在一起。麦草的烟软梭梭柴的烟硬,碱蒿子的烟最呛人。谁家的烟在风中能站直,谁家的烟一有风就爬倒,这跟所烧的柴禾有关系。

炊烟是村庄的头发。我小时候这样比喻。大一些时我知道它是村庄的根。我在滚滚飘远的一缕缕炊烟中，看到有一种东西被它从高远处吸纳了回来，丝丝缕缕地进入每一户人家——从烟囱进入每一口锅底、锅里的饭、碗、每一张嘴。

夏天的早晨我从草棚顶上站起来，我站在缕缕炊烟之上，看见这个镰刀状的村子冒出的烟，在空中形成一把巨大无比的镰刀，这把镰刀刃朝西，缓慢而有力地收割过去，几百个秋天的庄稼齐刷刷倒了。

3. 鸟 叫

我听到过一只鸟在半夜的叫声。

我睡在牛圈棚顶的草垛上。整个夏天我们都往牛圈棚顶上垛干草，草垛高出房顶和树梢。那是牛羊一个冬天的食草。整个冬天，圈棚上的草会一天天减少。到了春天，草芽初露，牛羊出圈遍野里追青逐绿，棚上的干草已所剩无几，露出粗细歪直的梁柱来，那时候上棚，不小心就会一脚踩空，掉进牛圈里。

而在夏末秋初的闷热夜晚，草棚顶上是绝好的凉快处，从夜空中吹下来的风，丝丝缕缕，轻拂着草垛顶部。这个季节的风吹刮在高空，可以看到云堆飘移，却不见树叶摇动。

那些夜晚我很少睡在房子里。有时铺一些草睡在地头看苞谷。有时垫一个褥子躺在院子的牛车上，旁边堆着新收回

来的苞谷或棉花。更多的时候我躺在草垛上，胡乱地想着些事情便睡着了。醒来不知是哪一天早晨，家里发生了一些事，一只鸡不见了，两片树叶黄落到窗台，堆在院子里的苞谷棒子少了几根，又好像一根没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和往日一模一样，一家人吃饭，收拾院子，套车，扛农具下地……天黑后我依旧爬上草垛，胡乱地想着些事情然后睡觉。

那个晚上我不是让鸟叫醒的。我刚好在那个时候，睡醒了。天有点凉。我往身上加了些草。

这时一只鸟叫了。

“呱。”

独独的一声。停了片刻，又“呱”的一声。是一只很大的鸟，声音粗哑，却很有穿透力。有点像我外爷的声音。停了会儿，又“呱”、“呱”两声。

整个村子静静的、黑黑的，只有一只鸟在叫。

我有点怕，从没听过这样大声的鸟叫。

鸟声在村南边隔着三四幢房子的地方，那儿有一棵大榆树，还有一小片白杨树。我侧过头看见那片黑糊糊的树梢像隆起的一块平地，似乎上面可以走人。

过了一阵，鸟叫又突然从西边响起，离得很近，听声音好像就在斜对面韩三家的房顶上。鸟叫的时候，整个村子回荡着鸟声，不叫时便啥声音都没有了，连空气都没有了。

我在第七声鸟叫之后，悄悄地爬下草垛。我不敢再听下一声，好像每一声鸟叫都刺进我的身体里，浑身的每块肉每根骨头都被鸟叫惊醒。我更担心鸟飞过来落到草垛上。

我顺着草垛轻轻滑落到棚沿上，抱着一根伸出来的椽头吊了下来。在草垛顶上坐起身的那一瞬，我突然看见我们家

的房顶，觉得那么远，那么陌生，黑黑地摆在眼底下，那截烟囪，横堆在上面的那些木头，模模糊糊的，像是梦里的一个场景。

这就是我的家吗？是我必须要记住的——哪一天我像鸟一样飞回来，一眼就能认出的我们家朝天仰着的——那个面容吗？在这个屋顶下面的大土炕上，此刻睡着我的后父、母亲、大哥、三个弟弟和两个小妹。他们都睡着了，肩挨肩地睡着了。只有我在高处看着黑黑的这幢房子。

我走过圈棚前面的场地时，拴在柱子上的牛望了我一眼，它应该听到了鸟叫。或许没有。它只是睁着眼睡觉。我正好从它眼睛前面走过，看见它的眼珠亮了一下，像很远的一点星光。我顺着墙根摸到门边上，推了一下门，没推动，门从里面顶住了，又用力推了一下，顶门的木棍往后滑了一下，门开了条缝，我伸手进去，取开顶门棍，侧身进屋，又把门顶住。

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却什么都清清楚楚。我轻脚绕开水缸、炕边上的炉子，甚至连脱了一地的鞋都没踩着一只，沿着炕沿摸过去，摸到靠墙的桌子，摸到了最里头了。我脱掉衣服，在顶西边的炕角上悄悄睡下。

这时鸟又叫了一声。像从我们屋前的树上叫的，声音刺破窗户，整个地撞进屋子里。我赶紧蒙住头。

没有一个人被惊醒。

之后鸟再没叫，可能飞走了。过了好大一阵，我掀开蒙在头上的被子，房子里突然亮了一些。月亮出来了，月光透过窗户斜照进来。我侧过身，清晰地看见枕在炕沿上的一排人头。有的侧着，有的仰着，全都熟睡着。

我突然孤独害怕起来，觉得我不认识他们。